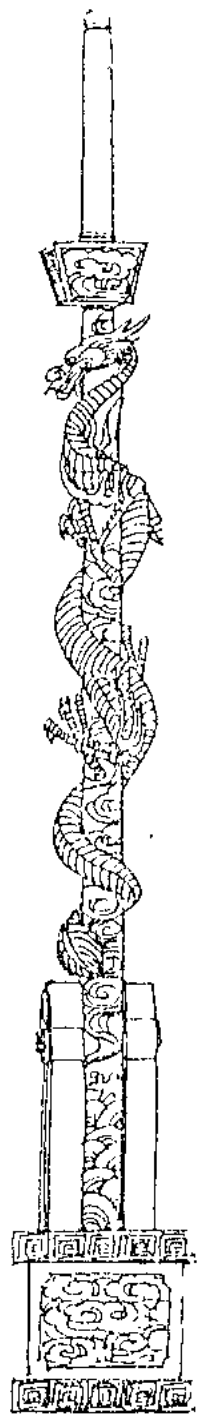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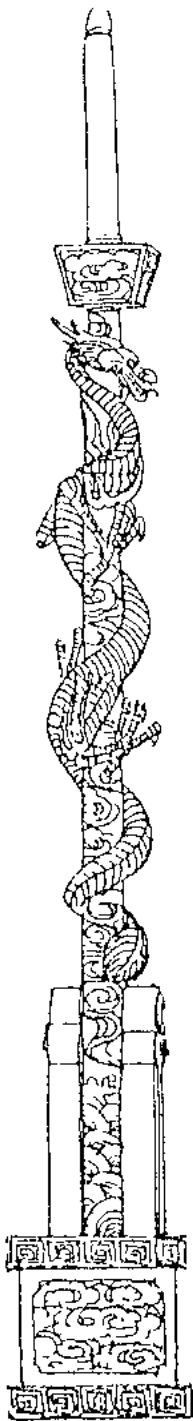


庚戌仲春

國立北京大學  
中國民俗學會  
民俗叢書

莊嚴題端



## 扉頁說明

扉頁書名題字，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。

字旁狹長插圖兩式：一為旗幟；一為燭臺；前者象徵高官晉爵；後者象徵子孫繁昌；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，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為真垂遠。

古越婁子匡謹識

五九年三月

# 香 煙 西 施

作者 吳淺沙

## 目 錄

臺灣的巫醫、卜者、星相家(代序)……	二
她在暴風雨夜誕生……	三
算命的註定她「養女命」……	八
黑夜裡的小靈魂……	一四
小聰敏騙過了日本警察……	一九
空襲嚇怕了她小心靈……	二一
香烟攤傍風光好……	二三
「妳美得太迷人了」……	二五
不希罕這件旗袍料……	二八
一席話獲得青春的啓示……	三一
小意思送來了鑽石戒……	三五
猜她跟着情人出走了……	三八
不知不覺的投入情網……	四〇
「你也想嫁個女性」……	四四
牧童唱着「黑狗娶黑貓」……	四七
十兩黃金做「開彩」禮……	四九
不愛她「黃金夢」說出來……	五五
忍耐三年再來做賢婿……	五七
新公園裡吃醋打情敵……	六二
騙到北投旅社受凌辱……	六五
瓶打色鬼頭破血流……	六七
她底心由輕鬆而欣羨……	七二
「黃金夢」還沒有醒……	七四
她做了「獎券小姐」……	七六
他要娶你「第三」的……	七六
年紀還小等兩年再說……	七八
淡水河畔緊緊偎倚着……	八〇
基隆港口想毀滅自己……	八二
到警察局去領她回來……	八三
請給我人生的至寶——自由……	八四

三之叢文方東•會學俗民國中

行印社應供化文方東

號二卅段一路北平延市北臺

版初月一年一十四國民華中

# 臺灣的巫醫、卜者、星相家（代序）

史丹

二

臺灣底民間，尤其在鄉村僻壤間，醫、卜、星、相依舊是控制着人們底心靈；換句話，雖然進化到原子時代了，可是這裡的人民，在他或她底病困眩癡的人生之中，還是少不了，離不開那不科學的、爲文明人士所擯棄的巫醫、卜者、星相家。

首先說到醫，我們讀本書第二節所描寫的「先生媽」阿丹嫂替秀蘭看病的情況：

阿丹嫂用一枝竹箸探視秀蘭的小嘴吧，再在床頭上的一隻百寶箱裡拿出一個小玻璃瓶，打開瓶蓋，把瓶裏的藥粉倒一些在那標色的指頭上，就用指頭伸進秀蘭底小嘴裡擦，擦得秀蘭哭得很悽慘，這樣的診治了十分鐘，對阿嫂說：

「這個小孩傷風，又犯上無主孤魂，一帖藥給你，回去給她喝，再畫一張符，給她去祭煞。」

說到這裡，醫和卜已是混在一起了，「先生媽」以後的表現和動作是：

阿丹嫂拿紙畫符，放在秀蘭身上，再用墨筆，對着她底臉，念念有詞，然後用墨筆在秀蘭底額上畫了一個圈。之後，阿丹嫂說出低啞的聲音吩咐阿嫂：去準備「生三牲」一付，「白虎」一隻，紙錢「大銀」一千，「小銀」五百，「割金」一棧，「小錢」一棧，在黃昏時候，把這些東西，拿到東南方的大路旁，去祭那天跟着小孩糾纏的無主孤魂。

看過「先生媽」也無效，疑惑着定有陰魂作祟，就再請出老道士來！

道士來了，他穿起道衣，繫上紅頭巾，左手銅鈴，右手牛角，阿嫂虔誠地在廳堂上排着鮮花青果，焚香點燭，道士燒一張紙錢，吹幾聲牛角，搖幾下鈴，就在廳堂上步罡踏斗，念着真言咒語，然後跳進

阿緞底房裏，將放在床上的秀蘭底一件小衣裳拿出來，丟在神桌之下，吹了三炷牛角，又叫阿緞大叫三聲「秀蘭回來呀！」道士便把放在桌下的小衣裳拿起來，披在秀蘭身上，再換了紙錢黃符，祭煞完畢。可是老道士作法，也是無法。第三個希望，寄托在算命先生底身上了。

阿緞把秀蘭底出生時辰告訴算命先生，算命的將指頭輪算一番，好像背書一般的背念一套「甲子」「乙丑」……然後對阿緞說：

「我的算命是直批直斷的，這個女孩子和親生父母沒有緣，命中註定，是「媳婦仔」，假如不給人家做「養女」，遠遠的離開親生的父母，會和父母相剋，不是剋父母，便是剋自己；但是看她底命非常強硬，他會剋父母，應該給她遠離父母，解免相剋之禍。」

「養父母和她沒有血肉關係，不在相剋的定數，相剋之數可以躲避，所以聖賢教人趨吉避凶，就是相剋的人，必得分開，可以逢凶化吉。」

算命先生就此輕輕地把秀蘭底一生命運——「養女命」註定了。

X X X X X

這個俗信，內地各處也都是如此，所謂「先生媽」型的女巫醫，道士，算命瞎子，那也是普遍的存在，也有千千萬萬的人們底病痛，甚至生死，還是依托在他們（或她們）底手裡，所以不祇是臺灣如此。

甚至不僅是中國如此，因為在「唯命論」還佔領天下人心的時代，世界的每一角落多有巫醫、卜者、星相家在民間活躍，我們祇舉個例子來說，美國人民用之於相命的錢，一年之內據聞有幾十萬美元；有的美國相命先生底收入，還要比律師、醫生豐裕得多。因為心理病院的主顧，實在比失去健康的病家來得多。

我們身在臺灣，就談臺灣，對於臺灣巫醫們、卜者、星相家的存在，照時代的進化來說，他們是應該被淘汰的；可是一看民間的實在情形，似乎還待科學的心理病院的創立，並且好好地療治人心呢！

## 她在暴風雨夜誕生

四

風雨猛烈地撲向島上襲擊，人間已經充滿了恐怖，夜幕又把這寶島密密的罩住，大地在颶風暴雨之中更顯得黯黑。

距離臺北市中心七八英里的松山區，有一座舊式的屋宇，好像一個負傷的戰士，兀立在暴風雨之下，健壯地站著，又像被撼動着。跟那座屋宇並排着，另有一座磚砌的屋子，那庭前排立着的一行棕樹，不祇是被風吹得那葉子發出一陣一陣虎虎的聲音。就是樹桿也和葉子向同一方向倒過去，灑回來。

約莫是黑夜九點多鐘，路上簡直見不到一個行人，每一家房屋的大門早都緊閉了，路燈也被風雨吹打得熄滅了。這時候那座舊式的屋子裏，突然門開了，走出來一個身穿雨衣、腳着膠鞋、手執電筒的男人，他悄悄地走到那磚砌的屋子門口，急促的敲了幾下門，裏面沒有回響，他更急促的接連不斷的敲了好一會兒，聽不到回答，那門突然地也開了，一個年青的女人全身顫慄着，驚奇的眼睛盯着男子，也是急促地問：

『什麼事？陳先生！颶風這樣大！』

『阿金！阿緞肚子越痛越利害了，快要生產了，我去請『產婆』，託你到我家照顧一下！陳文華沒有跨進門，就急促的對阿金說。暴風大雨在不斷地吹襲着這兩座屋子。

『好，我就去。』阿金回答他，又朝屋內叫着：『阿母！你來關門，陳先生的太太要生產了，我過去幫幫他們的忙。』

阿金剛說罷，她底婆婆聽到了便連忙來關門，阿金拿出一個竹笠戴在頭上，走到陳家門口，文華陪她進門，又到街上請助產士。

阿金把竹笠放下，便跨進房去，房裏點着兩根臘燭，在暗淡火光下看到阿緞躺在床上呻吟着，她一看到

阿金進來，就想坐起來，可是肚子痛得很，却又躺下去，阿金上前連忙把她扶住道：

『阿緞！不要起來，我們是自己人，不要客氣。』

她看到阿緞額角上流着汗，拖着沉重的聲音，出自阿緞的嘴裡說：『請坐穩，這麼大的颶風，夜很深了還要煩你過來！』

『別說這些話，肚子痛過幾陣了？』阿金邊說邊伸手去按阿緞底大肚子。

『吃過晚飯，就一陣一陣的痛，呀！早不痛，遲不痛，偏偏在颶風的夜裏，文華去請產婆，不知道產婆能來嗎來？』

『產婆一定會來的，把小孩出生要用的東西先準備，我們都還沒有生過孩子，但是聽老人家說，痛過幾陣就快要生產了。』阿金表示關切的說着，但是阿緞沒有力氣自己起來準備生產用具，皺着眉睫答非所問的說：『是的，我們都沒有生小孩子的經驗，今天我很怕，又是碰到了颶風，所以叫文華請你來和我做伴。』

『阿緞不要害怕，生小孩是女人應該有的事，……』阿金還沒有說完，阿緞又一陣刺痛，在床上輾轉呻吟，阿金手足無措的緊緊地把她抱住，阿緞眼淚都掉下來，斷斷續續地喊着道：

『我的母呀！……！痛死我呀！……我……我下次不生了不生了！……』

阿緞叫喊了一回，文華在敲門了，阿金急忙替他出去開門，文華和助產士全身濕淋淋地走進屋子來，就把門關好，阿金眼看助產士走進房裏，助產士很老練的摸摸阿緞的肚子，向文華和阿金說：

『產婦這次第幾胎？』

『第一胎。』

『痛了幾陣了，幾時痛起了？』

從吃了晚飯以後，痛到現在，四個小時之內，已經陣痛十次了。』

助產士打開醫療箱，拿出用具，進行內診以後說：

『她是初產婦，生產還得等很久呢。』她一面說，一面把接生用具一件一件的在消毒。阿金急促地對助產士說：

『產婦剛才痛得很呢，請你幫助她快生快養！』

『陣痛一陣接一陣了，那才是臨盆的時候到了。現在你可以替她準備好生產以後母子用的衣物，不必着急。』助產士輕輕的答復她。

過了半夜，快到天明的時候了，產婦接連着陣痛，一陣緊一陣的，助產士再次施行內診的結果，知道子宮開敞了，她就把床褥鋪好，叫產婦睡着，耐心忍痛，回過頭來向文華和阿金說：

『快要生產了，把熱水，棉花，小孩衣服都拿了來！』

文華，阿金把早已準備的一切應用的物件都拿了出來，文華驚喜交集地又走到廚房去生火燒水，準備給小孩洗澡，他在灶前，看着熊熊的火光，腦子裏幻想着妻子生了孩子，他就得做爸爸了，假如生個男的，那是更好了，……他們就搬家到市內去，讓小孩子讀書進學校方便些……他正在繼續幻想時，突然一陣『哇哇……哇哇』的聲音，把他底思慮打斷了，他急急忙忙走到房門口問！

『生了嗎？男的還是女的？』

阿金走到門前笑嘻嘻的答覆他：『陳先生！恭喜是個千金。』

『女的嗎？』文華驚訝地問。

助產士道：『第一胎，男女是一樣的。』

『是啦！都是一樣的人！』阿金順着助產士的口氣也強調的說。

文華走到床前看看那初生的女兒，看了一下妻子，馬上拿熱水給小孩洗澡，阿金也替他到廚房煮兩個鴨



蛋給阿緞吃下『漿腹』。他們這樣忙碌了一夜，東方微明的時候，狂風暴雨也停歇了，颱風也已離開了寶島。光陰好像流水般的過去，文華的初生女兒一下子已經兩個月了，取名叫秀蘭。阿緞天天很小心地撫養她，希望小嬰孩一下子就大起來，可是由於自己底體質太弱，沒有充足的乳汁喂嬰孩，秀蘭吃不飽，每天夜裡都是啼哭到天明，她想雇一個『乳母』（奶媽）來喂她，却找不到工資低廉適當的人選；可是她夫妻給秀蘭吵鬧得整天整夜都不能安寧，白天幸虧有阿金常常替她來抱秀蘭玩，夜裏呢兩夫妻輪流的抱着秀蘭蹣跚來踱去，知道她爲了餓而哭着了，餵她牛奶，她又不喜歡喝，吸了幾口便停下了，因爲找不到奶，便哇哇地哭着。

有一天，天快亮了，附近的雄鷄喔喔地又叫了起來，大地還很靜寂；秀蘭又鬧了一晚，文華還在房裏抱着她在旋轉，阿緞靠在床上，頭伸出蚊帳的外面，深陷的雙眼，露出失眠疲乏的姿態；又氣又愁的瞪着文華說：

『文華！再這樣下去，我快要生病了，吓！怎麼會這樣的天天哭個不停！』

『吓！養一個小孩是不容易的，做父母的總要忍耐。』文華停住脚步回答，再俯首看着秀蘭閉着小眼兒，希望以後不再噪夜了，正在想的時候，秀蘭却又張開小嘴哇哇地又哭了！文華也說不話來，祇好輕輕拍着她的小屁股哄着她。阿緞伸出双手把秀蘭接過去，將乳頭塞進秀蘭的小嘴吧，她才停止了哭。

『我想應該去問問道士，或是請個『先生媽』來看看，是不是犯了什麼煞？』阿緞連打兩個呵欠說。

文華坐在床沿上，想睡又睡不着，沒有一點勁兒的吸一根香烟，慢吞吞地答：『好吧，明天就請阿金陪你抱去給『先生媽』看看，我想這個小孩一定有了毛病。』

兩夫妻討論出這個方法來，彷彿已經替病人找到了靈丹妙藥。心裡就此安定下來，都疲倦地閉着雙眼睡去，但是一到阿緞剛有了軒聲，秀蘭找不到乳頭了，又哇哇的哭起來。

## 算命的註定她「養女命」

阿丹嫂據說是一個專門小兒科的女「醫」，能治小兒百病，而且能替病人畫符祭煞，人家都稱呼她叫「先生媽」，她沒有醫生證件，也沒有營業執照，也不需要掛招牌，登廣告，坐在家裏幹這一行，已經有四十多年了。每天都有幾個小孩去請她診治畫符祭煞，她今年已是七十八歲了，整天躺在牀上，夏天要烘火籠，可是她那暗濕而污穢的房子裏面，排着幾隻高低不齊的破舊木椅，天天有女人們抱着小孩坐在那木椅上開診。這一天早晨，太陽已經射進窓中，阿丹嫂還在被窩裏咳嗽，吐着黃得像膿的痰在牀前的地上，幾隻蒼蠅很快地飛集在那膿痰上，正在這時候，阿金陪着阿緞抱着兩個多月的秀浦跨進阿丹嫂的臥房，也就是她底診療室。阿金的嘴很滑利地看着阿丹嫂就說：

「先生媽！你早呀？」

阿丹嫂耳朵已聾，沒有聽到阿金的打招呼，仍舊在咳嗽，再吐了一團膿痰，才慢慢的拾起頭來，昏花的老眼望她們一下，低啞的聲音吐出話來：「請坐啦，有什麼事？」

阿緞把秀浦抱到牀前，寄着一個熱烈的希望，虔誠的說：「先生媽！這個小孩老是哭，要來請教你。」阿丹嫂微笑，搖搖頭，表示聽不見，在牀頭拿出一根二尺多長的竹筒，放一頭在耳朵上，用手向阿緞指着，意思是叫阿緞在竹筒口說話，她才聽得到，阿緞莫名其妙的看一下阿金，阿金懂得阿丹嫂的意思，把嘴湊在竹筒口，高聲說着：

「先生媽！這個小孩每天晚上都啼哭到天亮，要來請問你，請你看是不是有了病？」

阿緞看阿金和阿丹嫂的表情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阿丹嫂也笑着點點頭，答道：

「抱過來我看看。」阿丹嫂一邊說一邊拿出火柴劃光，點着牀頭的一盞小小油燈。

阿緞抱着秀蘭迎前給阿丹嫂診察，秀蘭看着生人了，馬上哇哇地大哭起來。阿丹嫂用一枝竹箸探視秀蘭的小嘴吧，再在床頭上的一隻百寶箱裏拿出一個小玻璃瓶，打開瓶蓋，把瓶裏的藥粉倒一些在她那棕色的指頭上，就用指頭伸進秀蘭底小嘴裏擦，擦得秀蘭哭得很悽慘，這樣的診治了十分鐘以後，阿丹嫂才停手，朝着阿緞說：

『這個小孩傷風，又犯上無主孤魂，一帖藥給你，回去煎給她喝，再畫一張符給她去祭煞。』

阿丹嫂還沒說罷，又在床頭另一隻箱裡取出一包中藥遞給阿緞，又說：

『這帖藥，水一碗，煎七分，連服三帖就好的。』

『祭煞還要別的碗茶拜拜嗎？』阿金問。

阿丹嫂拿出紙畫符，放在秀蘭身上，再用黑筆，對着她底臉，念念有詞，然後用黑筆在秀蘭底額上畫一個圈，之後，阿丹嫂說出低啞的聲音吩咐阿緞：『回去準備『生三牲』一付，『白虎』一隻，紙錢『大銀』一千，『小銀』五百，『割金』一枝，『小錢』一枝，『在黃昏時候，把這些東西，拿到東南方的大路旁去祭那天天跟小孩糾纏的無主孤魂。』阿緞把這些東西牢牢地記在心頭，拿着藥，又把『紅包』醫生禮和藥錢放在阿丹嫂的手裡，便和阿金向阿丹嫂告辭回家。

阿緞回家以後，遵照『先生媽』的吩咐，先把中藥煎好給秀蘭喝下，心裡安下了一半，等到黃昏，她又把『生三牲』……排在屋角的東南方祭煞，她滿以為從此秀蘭可以乖乖了。

不料晚上秀蘭還是照樣啼哭，她想來想去，認為『先生媽』的吩咐，沒有完全做到，所以一時還沒奏效。她仍舊迷信着阿丹嫂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再抱秀蘭去診察兩次，服過三帖先生媽交付的水藥。第三天的夜晚，阿緞懷着希望，以為這樣做去，一定可以藥到病除了。可是那天晚上，秀蘭照舊啼哭，依然一點效力都沒有，弄得她和丈夫頭昏腦漲，一肚子的悶氣，再也找不出良好辦法！阿緞和文華多愁眉不展，看着哭得很

兜的女兒，簡直說不出話來，過了半小時，方才開口說：『天天這樣的哭，說不定我們的性命要給她哭掉了！』

『呀！想不到她會這樣不乖，不知道是那裏的不對，我想明天再請個道士來祭祭吧？』阿緞沒精打采的說着。

文華嘆了一口氣道：『祇要小孩能够乖，什麼都好的。』

天亮了，阿金又走過來看阿緞，問問秀蘭昨夜有沒有乖。阿緞搖搖頭把乳頭塞進秀蘭的小嘴吧，慢吞吞地說：

『阿金！我想一定是有冤魂在她身上糾纏不去，昨夜我和文華商量，想請個道士來祭祭。』

阿金順口說道：『是呀！我早有意思想要你請個道士來呼喊呼喊，這小孩一定是有陰魂在作祟呢。』

阿緞經阿金這樣一說，對於「請道士」似乎加強了信心，就馬上叫文華去請。道士來了，他穿起道衣，繫上紅頭巾，左手銅鈴，右手牛角；阿緞虔誠地在廳堂上擺着鮮花青果，焚香點燭，道士燒一張紙錢，吹幾聲牛角，搖着鈴，就在廳堂上步罡踏斗，念動真言咒語，然後跳進阿緞的房裏，將放在床上的秀蘭底一件小衣裳拿出來，供在神桌之下，吹了三聲牛角，又叫阿緞大叫三聲『秀蘭回來呀。』阿緞順口連叫三聲，道士便把供桌下的小衣裳拿起來，披在秀蘭身上，再燒了紙錢黃符，祭煞便告完畢，道士拿了紅包禮告辭回去。

阿緞送道士後，滿望秀蘭從此便可乖了，果然秀蘭乖乖地睡着了，想不到黃昏時候，秀蘭又從夢中大哭過來，阿緞抱起把乳頭放在她的小嘴吧裏，她含了一會，吸不到乳汁又哇哇地啼哭，阿緞又失眠了一夜。

第二日早晨，阿緞和文華看着秀蘭，真的再也想不出辦法了，兩人沉默了許久，阿緞突然如發現新大陸的說：

『文華！還是給她算個命吧？』

文華是什麼都可以的，他因為馬上要出去辦公，叫阿緞自己帶秀蘭去算命。阿緞和阿金好比姊妹一般，不論大小事情都是同出同行的，所以阿緞梳洗完畢，把秀蘭背在背上，將門下鎖，到阿金家裏邀她去，兩人乘公共汽車到大柵埭找算命館。阿緞把秀蘭的出生時辰告訴算命先生，算命的將指頭輪算一番，好像背書一般的背著一套『甲子』『乙丑』，然後又問了文華和阿緞底年齡，就向阿緞說：

『我的算命是直批直斷的，這個女孩子和親生父母沒有緣，命中註定是『媳婦仔』，假如不給人家做媳婦（養女），遠遠的離開親生的父母，會和父母相尅，不是尅父母，便是尅自己；但是看她底命非常強硬，他會尅父母，應該給她遠離父母，解免相尅之禍！』

阿緞聽到這些話，把毛孔都豎直，慢慢地再問算命先生道：

『先生！有什麼解法嗎？』

『這是命中註定，沒有解法。』算命先生順口回答，這時坐在阿緞旁邊的一個也在等著算命的中年婦人插嘴說：

『你這個什麼嫂，噯呀！命中註定的相尅是厲害的，你年紀還輕，將來不知要生幾個呢，女孩子長大了也要嫁人的，你還是聽先生的話，讓她去吃別人家的米，我厝邊那個阿興嫂，也生了一個相尅的女兒，她不論先生的話不讓她給別人抱了去，到了那女兒五歲的時候，阿興嫂的丈夫便被尅死了，呀！這是不能『鐵齒』的！』——（註：『鐵齒』是不信的意思。）

阿嫂再聽那婦人底話，更加恐怖，阿金插嘴向算命先生問：

『先生！假如把她給別人做養女，跟養父母會相尅嗎？』

算命先生答道：『養父母和她並沒有血肉關係，不在相尅的定數，相尅之數可以迴避，所以聖賢教人趨

吉避凶，就是相尪的人必得分開，可以逢凶化吉。」

阿緞沒有別的話可問了，把算命錢交給算命先生，便和金背着秀蘭回家，阿緞回家後不覺傷心哭泣，她相信算命先生的話，她想到和文華結婚三年，才生出這個女孩，現在算命先生這樣批斷，假如不讓她離開，萬一家裡有了三長兩短，那時將怎麼好呢！要把剛剛兩個多月的女孩交給別人，心又不忍。她自己正想得淚流滿面的時候，文華騎着腳踏車回來了，看着阿緞在悲泣，驚訝地問她：

「阿緞！你哭什麼？」文華說完又轉頭看看在床上睡着的秀蘭，又問好：「秀蘭乖乖睡了，你怎麼又流淚？」

阿緞拿出手巾拭去眼淚，把算命先生說的那一套話告訴文華。他嘆口氣說：

「她既然和我們無緣，不吃我們的飯，就讓她給別人去愛惜也好。」

「可是我們祇有這一個孩子！」阿緞不忍把秀蘭丟掉，說着又擦掉下一串珍珠般的眼淚來。

文華安慰她說：「我的心也是不忍的，還是再等幾個月再決定吧！」

他們夫妻想要把秀蘭送給別人去撫養，心裡又不忍；想要自己養育，可是算命先生底那一席話，使他倆的精神感受被魔力在作弄似的，從此心神不安，腦裡老是在怕着「大禍臨頭」。天天怕着不聽算命先生的話，萬一有了三長兩短，那時候將不堪設想，既然預先知道將來會有不幸的後果，倒不如就現在孩子還懂不事的時候，硬了心腸把她給別人去愛護，免得精神上的老是不安，兩人沉靜的討論了一個星期天，但是還沒有結果，秀蘭這個孩子當然不會知道她的底父母爲了她底命運在焦慮着，睡不到一個鐘頭便，又哭了起來。

陽光已經灑在屋簷上之，窗前吱吱喳喳的麻雀不知道昨夜這家主人底小孩關了一晚上，窗子裡面，阿緞還和秀蘭在被窩裏酣睡着，文華是早出去辦公，門是關上了沒有上門。阿金笑嘻嘻地捧着一碗「豬腳麵線」

跑着過來，推進門去，她到阿緞的房門口叫着問：

『阿緞！你還沒起來嗎？』

阿緞張開朦朧的睡眼，在被窩裏答：『阿金！你早，進來吧！』

『陳先生呢？』阿金恐怕文華也在房裏，進去不方便，站在房門口先問阿緞問。

阿緞回答：『他早出去辦公了，你進來坐坐吧。』

阿金便踏進房來，把『豬腳麵線』放櫃抬子上，欣羨地笑道你：『真好命，已經八點鐘了，你還在被窩裏。』

阿緞嘆一氣說：『什麼好命，秀蘭吵到天亮才入睡，所以我也睡得不知什麼時候了！』

『唔！秀蘭還是不乖？』阿金問。

『吓！真沒有辦法！』阿緞說罷停了一會，看着櫃檯上的一隻碗，不知道盛着什麼，問她：『阿！金拿什麼東西來呀？』

阿金笑着答她：『今天是我婆婆底生日，煮點豬腳麵線給你吃。』

『嗶呀！我也不知道阿寶媽今天生日，真失禮！』阿緞說着就坐了起來。又嘆了一口氣說：『我不知要等什麼時候，秀蘭才會給我做生日！』

『吓！很快的！』阿金邊說邊抱起秀蘭逗着玩：『秀蘭兮！乖乖！』

『要把她給人家做媳婦仔了！』阿緞說罷爬下床，到梳粧檯前整理着蓬鬆的頭髮。

阿金抱着秀蘭走近阿緞身邊問：『真的嗎？』

『真的，算命先生說她是「媳婦仔」命，爲了這個，我和文華討論了兩三天，她還不乖，所以決定要把她送給人家去撫養，我心裏雖然不忍，但這是命運的安排，也是不得已的事，爲着她的幸福和我們夫妻的將

來！」阿緞說得幾乎眼淚湧出眼眶來。

阿金不加思索地說：「就給我做養女吧，我們是好朋友。」

「你要嗎？」阿緞反問。

阿金認真的說：「你若不嫌我們貧窮，就給我，我很喜愛她。」那時阿金還沒生小孩子，她底丈夫却已在外面有了姘婦。

「好，你若真有這個意思，我就把你的意思，告訴她底父親。」阿緞也認真地說。「給你做養女我是很安心的，我們是鄰居，早晚我還可以看到她。」

「是的，生和養是一樣的，那末，你就和陳先生商量吧，我回去告訴我底婆婆。」

阿金很愉快的說，抱着秀蘭到她的家裏去了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秀蘭已在阿金底家裏做阿金的養女了，阿金因為沒有奶，早晚還抱給阿緞哺乳，鄰居結成親家，兩人更加親熱，後來阿金和她的婆婆到處託人，雇來了一個乳母，秀蘭從此有了充足的乳汁，不到幾個月，已養得又胖又白，很天真地不像在阿緞手裡時候的啼啼哭哭了，看見人總是笑得張開沒有牙齒的小嘴吧，阿緞有時過來看着，內心嘆着：「真是註定媳婦仔命！」

### 黑夜裏的小靈魂

光陰迅速，轉眼已經五年了，阿緞自己又生了一個女孩子。秀蘭已經五歲了，她長得美麗天真，很得她養祖母的喜歡，可是她養母阿金的贅夫翁進興底行爲，比較過去，玩女人，又賭博，前幾時一賭輸了幾萬元，把阿金底一些財產花去了一大半，阿金覺得這樣坐着吃是不行的，爲了全家的生活，決定大家去生產，就把松山的房屋賣掉，在大稻埕買了一幢二層的樓屋，從此秀蘭就跟養父母和養祖母搬到六稻埕，和生父母離



開得很遠了，她祇有每年新春回到生父母家裏去一次，兩家也因此不甚往來，逐漸疏遠了，阿緞以後又生了一男一女，也就不這麼思念秀蘭了。

這年的秋天，她底養母自己也生了一個女孩子，叫月鳳，把對秀蘭的愛很快的移在親生的女兒身上；同時由於養父翁進興的不務正業，晝日整夜在外嫖而又賭，家庭的生活完全不管，還對於秀蘭，是受到了很大的影響。她底小心靈兒是最敏感的，時常在想，要使養母、養祖母多開心。養祖母是很痛愛她，她每夜跟養祖母睡在一起。養母底心裡受此打擊，把希望寄托到初生的女孩子身上去了。秀蘭在養祖母小心撫育之下，一年一年的長大，轉眼間已經八歲了，但是她底家庭景况却一年不如一年了，八歲的秀蘭，雖然也逃到國民學校去讀書，可是每天從學校放學回家或禮拜日休假，養母總得叫她出去做做小生意，夏天叫賣『冰棒』，冬天叫賣花生米。

是新曆年關時候的一天晚上，馬路上因為戰時燈火的管制，黑暗無光，天氣相當的寒冷，寒風在一陣一陣的吹着，小小年紀的秀蘭，祇穿上單薄的衣裳，背着一個小鐵桶，在夜市之中叫賣『花生米』，她拉長着抖動的聲音喊着：『花生米；花生米；呀！』她踏着她緩的小脚步，在黑暗的角落裡走動，直到人家都已關好大門了，她還在喊出嘶啞了的聲音，兜着人們買她背着的花生米，別人家底像她這樣年紀的小孩子，早已躺在被窩裏倦倦倚着母親的身畔睡着了，祇有她還在風寒露冷的黑夜裏為着她們的生活在掙扎着，她的小手腳已凍得麻木了，可是她還竄來竄去的繼續做她的小生意，直到更深人靜，她才把花生米賣完，急急地走回家來，養祖母給她開門，急急忙忙地抱住她說：

『阿蘭！我的心肝，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呢？』

秀蘭把小鐵桶和賣得的錢放在桌子上，兩片小嘴唇抖動的對祖母說：『到這時候才賣完呢！』

『噯呀！傻孩子，天氣這樣冷，賣不完就好回來，阿媽等着你，也不敢合眼呢！』阿寶捏着秀蘭的手接